

文/冯长根

博士生的成功之道(20)

——你面临“如果没有那个人……”现象吗

当你成为一名博士生以后,你会碰到导师以及其他新的同学和老师。实际上,在此之前,在你的生命之旅中已经出现过许多人,父亲,母亲,小学老师,初中老师,高中老师,大学老师,以及其他的人。

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,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矜持;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你宽容与尊重,不喜欢你的人,让你自省与成长。

但是,我们还会遇到这样的情况——

下面几个故事,完全是从书上抄来的,原题目是“如果没有那个人”。(刘墉,《读者》,2013年12期,28-29页)

故事一。小时候,夏天的傍晚,母亲常会做花椒油。先把麻油烧热了,再撒下一把花椒,拿锅铲用力压,劈劈啪啪地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香味。闻到那香味,我就知道,爸爸要下班了。

“醋溜冬瓜”是爸爸最爱吃的——清清淡淡的冬瓜汤,上面浮着一片花椒油,据说有消暑的功用。一直到现在,我都记得,淡黄色的花椒油在灯光下反射出的图案,还有那黑色的花椒,不小心被咬到时的麻麻的味道。

父亲在我9岁那年过世,不知为什么,母亲就再也不做“醋溜冬瓜”了。

只是,每到夏天的傍晚,我总想起那道菜,想了三十多年。有一天,我忍不住地问她:“做一碗醋溜冬瓜好不好?”87岁的老母一怔:“什么醋溜冬瓜?”“就是你以前给爸爸常做的那种汤啊!”“那有什么好吃?”她把脸转过去,“早忘了!”

故事二。多年前,住在湾边,屋后是树林,林间有一条小径,邻居老夫妇常在其中散步。

“别往树林里扔东西,小心打到老人家!”我总是叮嘱儿子,因为很少有人去林子,儿子常拿树干当目标,往里面掷石子。“现在不会打到!”儿子照扔不误,还不服气地说:“谁不知道,他们5点才出来!”

秋天的黄昏,尤其是下雨的日子,树干都湿透了,一根根黑黑的;黄叶淋了雨,就愈黄得发艳了。两位老人缓缓走过,一双佝偻的身躯,两团银白的头发,还有那把花伞,给我一种特殊的感动。

有一天,半夜听到救护车响,两位老人就只剩下老太太了。

老太太还是自己开车出去买菜,呼朋唤友地开派对。只是总见她在门前走来走去,却再也见不到她在树林里出现。

有一天,我问她:“好久不到后面散步了?”“散步?”她摇摇头,“没意思!”

故事三。有个五十多岁的女学生,比年轻人还用功,规定画两张画,她能画10张。每次看她把画从厚厚的夹子里拿出来,都吓我一跳。她的夹子特别大,也特别讲究,里面是三夹板,外面糊上布料,还有个背带和拉链。

许多学生见到都问:“哪里买的夹子啊?好漂亮!”

“我先生为我做的。”

她的丈夫是个木匠,除了为她钉一张特别的画桌,还把房子向外加大,盖了一间有透明屋顶的画室。

“那是我先生和我两个人盖的!”她得意地形容,他们怎样先在地面钉好木框,再合力推起来,成为一面墙。

后来,她丈夫患心脏病去世了。她还是来上课,还背那个大夹子,只是夹子打开时,常只有薄薄一张草率的画。然后,她直挺挺地坐着,看我为她修改。有一天,她突然蒙起脸,冲进厕所。

接下来的日子,我没再见到她,听说她过得很好,只是,不画了。

故事四。自妻退休,就常在书房陪我。我写文章的时候,喜欢安静,她只好默默地整理帐单、资料。怕她无聊,上次离家前,我特别拿了一本《鸿,三代中国的女人》交给她:“这本书写得不错,我走了,你可以看看。”

她接过书,就开始读。

我离家前不过两天,她一边陪我,一边看,居然已经看了三分之一,还发表评论,说:“写得很冷,但是感人,非常好看。”

两个月之后,我回到纽约,走进书房,看到那本书。

“觉得怎样?”我问她。

“噢!还没看完。”

“看了多少?”我翻了翻,翻到一个折角。

“就看到那儿,大概三分之一吧!”她抬起头,“不陪你,书有什么好看呢?”

作者接着说:“一碗可口的醋溜冬瓜,一条幽幽的小径,一幅美丽的图画,一本好看的书,如果没有了那个人,就不再可口、不再可走、不再美丽、不再好看。”

其实,这可以称为“没有那个人”现象,实际上,也是一种“爱情封闭”现象。

不仅爱情如此,父爱母爱也如此,故乡的爱、校园的爱也是如此。“无微不至”的母爱父爱家庭亲情可以绑架孩子们的成长旅程,故乡情、校园情也可以绑架孩子们的成长旅程。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,……孩子们对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如此熟悉,同时又产生着不知不觉的依赖之情,难免有同学把求学理解成某种程度对老师的依赖,二十多年的学习,情致已深。到了攻博的时候,突然发现老师不是天天在自己身边教自己,甚至你平时找不到导师,“没了那个人”难免极为失落。“没有老师的教,这有什么意思?”你可能就是这么想的。你对攻博的兴趣大为衰落。“没有老师我干什么呢?”你很茫然。你不能理解:导师为什么不关心我?你可能正在进入上述4个故事中的最后结局。这是真正可怕的现象。

那么,什么是博士生该有的成长序曲?

你得有独自独立极富兴趣地搞科学研究的能力。你有或者没有思想准备,上述现象就在你身上,解放思想,把自己从对老师的执迷之中解放出来,是当务之急。眼光对着眼光的情谊并不是至天大爱的唯一形式。21世纪博士生导师对于博士生的责任,并不会天天广告屏幕式地写在自己的脸上让你观赏。与导师的交往,对博士生来讲,已经是一种崭新的完全不同于之前的模式。本刊“主编心语”的3本结集之一《如何攻读博士学位》,从第3页到第14页详细讨论了与导师交往的许多实务(冯长根,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3年),你不妨一读。让我们把目光从导师移向课题、移向科学技术,并且理直气壮地回答这个问题:如今谁还会将自己的目光投向远方?谁?21世纪的博士生们!